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靖康要録卷五 六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熊中簡

靖康要録卷五

五月一日駕幸龍德宫　監察御史余應求劄子臣竊觀今日之事有不足慮者三有未可喜者三有可為深憂者二獻言者皆曰近者金人跳犯畿甸長驅深入邉陲無守禦之固金師重與將帥無邀擊之竒封疆之臣閉關而自保朝廷之上多疑而縱寇講和之好已脥用師之機屢失三鎮之地既不與親王之質猶未還萬一

出疆後必為患又將何以待之此邊備未嚴為可慮者

臣聞古之良將若李牧之守雁門魏尚之守雲中皆以謹守封疆訓練士卒明烽火遠斥堠匈奴畏之不敢近邊塞陛下選將帥以守邊治險阻以固圉積粟治兵實之塞下則邊備何患乎不嚴近年以來費用無節内帑之積久虛太倉之粟不給茶鹽之利日損賦税之法日壞公私空竭閭里蕭然若求之于民則民力已敝若取之於官則歳入有限又將何以給之此百姓久困而財

用日急為可慮者臣聞古之能臣若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劉晏操其贏餘以佐軍興故能成漢業振唐室陛下罷不急之務减無名之費躬節用裕民之德去蠹國傷財之政用計數之臣治運之法財用何患乎不足軍政之壞久矣自童貫啓邊事二十年間西北之兵逃亡散失不可勝數東南之兵游手末作不習武藝一旦號召至者無幾驅之行陣未戰先遁後有緩急豈可復用此兵革未弭而士馬不强為可慮者臣聞古之名將

若韓信驅市人而下井陘項羽以江東兵而破強秦豈必西兵與素習但將之得其術則無不可用者朝廷下募兵之令高買馬之直明賞罰以收人心嚴軍政以厲士氣付之良將何往不克則士馬何患乎不強責之將帥之臣足矣臣所謂不足慮者此也獻言者又曰陛下以節儉之德躬自菲薄服御至澣衣膳羞不嘗異味去雕麗焚奇巧減製造罷貢獻其儉至矣雖大禹菲食文王卑服何以過此誠可喜者臣聞古之人君徒能節

儉而無德以將之則上或至於廢禮下或至於甚隘故
魏君儉嗇詩人有褊心之刺漢元恭勤節儉而優游不
斷卒壞宣帝之業今陛下天性節儉臣願將之以德陛
下自臨御以來未明而求衣日昃猶視朝夜分而覽章
奏休假而御便殿焦心勞思忘寢與食其勤至矣雖大
禹克勤於邦文王不遑暇食何以過此誠可喜者臣聞
古之人君徒自勤勞而無道以揆之則大或至於叢脞
小或至於伺察故漢宣帝厲精政事而失之於雜霸明

帝勤心不怠而失之於慧察今陛下躬行勤勞臣願掞之以道陛下鑒言路壅塞之弊虛懷納諫屈己求言開不諱之路杜羣枉之門親擇耳目之官博通幽隐之情其聽言亦至矣雖舜之好問禹拜昌言何以過此誠可喜者臣聞古之人君徒能聽言而無斷以行之則雖有聽言之名而無用言之實故漢文帝知賈生之才惑於絳灌而不能用成帝知王章之直弗忍於王鳳而不能用今陛下聽言已廣臣願行之以斷夫不能將之以德

則儉不中禮其弊也固不能揆之以道則勞而無功其弊也煩不能行之以斷則依違不決其弊也惑臣所謂未可喜者此也夫人君之所以治天下者有要道焉正心誠意公聽並觀息慮以應萬變虛心以照庶事用宰相以董百官用百官以治萬民優游無擾垂拱仰成此要道也予奪自我廢置自我生殺自我威福自我大柄不假於人勢利不移於下此至權也二者既得則羣下不敢為私邪四方不敢為欺蔽可以不勞而成無為而

治矣今陛下有欲治之意而未知致治之具知王道之要而未知大權之尊有好言之誠而無用言之實有兼聽之博而無獨斷之果方且專事謙遜深自晦匿委政大臣無所專決遇事則可否不斷聽言則善惡無擇去邪未能無疑賞善未能必用或主於先入之言或牽於大臣之私知已行之非不能決知國事之是未克行執政專權率意自私不慎差除罔卹公議或非才而聚遷或有罪而見庇或衆所謂可為而不為長此不已日浸

月滋臣恐威權日替聰明欺蔽姦偽得行言路壅塞忠直者以孤特寡助而見斥敢言者以沮毀擯陷而被譴小人得以害君子讒謗得以誣忠良陛下孤立於上臺諫備位於下往日之弊未除今日之患又甚矣可為深憂者此也夫人君之所以維持天下者綱紀法度也所以厲世磨鈍者慶賞刑威也綱紀不立則國日削法度不更則弊滋甚爵賞妄施則為善者不勸刑罰不中則為惡者不畏四者之失則萬事廢弛好惡不明四方解

體天下失望此誠治亂之原安危之機也今朝廷樂因循之易而重於變更務姑息之愛而憚於裁抑以循常守故為中和以避怨養恩為得計綱紀弛而不振法度壞而不修進賢黜奸未當於人心發號施令未孚於天下冗濫不抑而奸邪未盡退聽名器不慎而僥倖未盡革心禮教不立廉恥尚寡誕謾未悛風俗尤薄臣恐國勢日以削弱政事日以紊亂内之不治奚暇治外邇之不能奚暇柔遠何以革前日之弊何以致中興之業哉

可為深憂者此也陛下以堯舜禹湯之資鋭意圖治而二三大臣不能同寅協恭輔成聖德紀綱國體使聖主獨焦勞於巖廊之上而四方萬里無所觀瞻於下是執事者之過也伏願陛下益留聖心思日孜孜念其所當慮而終之以無慮思其末可喜而終之以可喜慎其所深憂而終之於無憂使人主之勢日隆朝廷之政日新威權尊而下莫敢欺紀綱立而人莫敢犯可以使小人不介而自退可以使彊敵不戰而自服矣惟陛下留神

省察奉聖旨余應求特賜章服

二日手詔朕嗣承丕緒夙夜兢惕思所以撫綏四海惠養元元以為無窮之計而寇戎弗靖未能偃兵故將起天下之師以振國威然而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方今積弊之後朕雖痛自刻厲罔敢汰侈罷斥浮冗粗給經費其于師旅之用誠未有以贍之也昔漢帝募民入粟塞下而師賴以濟今朕上為祖宗社稷之重將以定中興之業下為億兆蒼生之衆將以圖休息之期此忠臣義

士協濟艱難之秋也應天下士民上户有能推其財穀羸餘以佐軍興者仰州縣聽其自願不得抑勒不以多寡别項儲蓄專以充募兵養士之費具數申樞密院各以名聞朕將等第推恩以為忠義之勸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聖旨將來調發諸路防秋人兵仰安撫諸司各辦半年錢糧變轉輕貨管押隨軍 聖旨王易簡係東宫讀官見係資政殿大學士提舉龍德宫其請給人從恩數並依簽書樞密院條例施行 顔岐賜進士出身

除中書舍人戶部尚書參謝行宮轉運使燕瑛乞在外宮觀奉聖旨依奏差提舉南京鴻慶宮

三日聖旨所招敢勇皆非驍勇之士其間正兵多逃竄以應募僥倖大失軍政往往作盜賊嘯聚可速行措置其正兵弓箭手許投換法亦宜改正一遵祖宗舊制

右諫議大夫楊時言伏見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社稷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曾莫知其所本也

蓋京以紹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其利故推尊

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廷而京之所為自謂得安石之意使人毋得而議其小有異者則以不忠不孝之名目而痛加竄黜人皆結舌莫敢為言而京得以肆意矣然則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臣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義以文奸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之甚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其為今日之害尤甚者一二以明之

則其為邪說可見矣昔神宗皇帝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曰朕為天下守財耳此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正宜將順安石乃言陛下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為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夫茅茨土階未嘗竭天下以自奉其稱禹曰克儉於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朱勔借其說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為享上實安石竭天下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有釋鳬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

以為以道守成者役使羣動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孰弊弊然以愛物為事夫鳧鷖之五章特曰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自古釋之者未有泰而不為驕費而不為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為此說以啓人主之侈心其後蔡京輩輕費妄用專以侈靡為事葢祖此說耳則安石邪說之害豈不甚哉臣伏望睿旨斷王安石學術之謬追奪王爵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為學者

之感實天下萬世之幸奉聖旨王安石合依鄭康成等例從祀孔子廟廷令禮部改正施行　盛章先次落職蔡翛為係駙馬都尉特免遠竄蔡行移洪州安置脩潭州修衡州係邵州居住攸永州安置其子各令隨侍前去　吏部侍郎鄧雍乞宫觀聖旨除龍圖閣學士提舉鴻慶宫徽猷閣直學士任熙明轉一官致仕　聖旨學官馮檝雷觀並與外任宫觀差遣

四日駕幸寧德宫　制檢校少傅慶道軍節度朱孝孫

授右金吾衛上將軍節度使錢景臻劉宗元各換左金吾衛上將軍劉敷劉敏錢忱張楙王舜臣並換授右金吾衛上將軍

五日臣僚上言頃者姧臣用事子弟親戚本無才學貪緣冒寵超躐顯位其甚者已賜罷黜有幸免者若蔡京之甥嵆猷閣待制馮躬厚壻顯謨閣直學士葉著孫胥校書郎郭南仲王黼弟前右文殿修撰王𦘺壻直龍圖閣葛五經王安中之子直龍圖閣辟疆辟先壻三門輦

運趙竒妻之妹夫直祕閣霍知白朱勔之壻朝散大夫周審言迪功郎馮震蔡攸妻弟軍器少監宋晸孟昌齡孫開封府儀曹孟鉞或冐從官貼職之榮或膺任使宫祠之職未蒙斥免士論怫欝伏望褫罷送吏部又言昨者蔡攸以弄臣孽子竊用威柄優以爵禄陰結死黨一時嗜利好進如馮溫舒劉倜吳鏜徐時彦潘杲程俱宋晸之徒極力傾附為之腹心朝夕造門謀議秘密根株牽連互相推引佞諛子弟交結僮僕但知有蔡氏不知

有朝廷搢紳切齒側目無敢言者故假隨上皇行宮南去此曹逭走從之者大半則其黨背國忘君有素可知矣今杲俱已廢停而温舒未蒙誅責倘猶列侍從鍠竊食宮祠時彦尚待堂除晸尤汙穢無行尚為監貳未賜斥逐非所以戒貪佞也吏部供到馮温舒已勒停吳鍠已降一官落職潘杲程俱已並追五官勒停王聿管勾崇福宮周審言已落職送吏部宋晸見將作少監奉聖吉葉著降充顯謨閣待制馮躬厚劉倜降充秘閣修撰

葛立經王辟疆王辟光霍知白並落職內霍知白趙奇家聶孟鉞並放罷郭南仲馬震徐時彥依放罷人例施行　臣僚上言祖宗時惟諸王宮各置教授比年已來而后妃帝姬宅亦有之坐糜廪祿以蠧邦用乞詔有司凡教授非祖宗舊法所置者悉行減罷奉聖旨依　聖旨朱勔家補授使臣等計一百五十餘員多係本家親戚及奴僕勾當人園子等除請筆直取到他處人吏不以有無官資令歸元來去處外其冗占使臣等逐一勾

收告敕付身具補授因依繳申尚書省　御史中丞陳過庭奏臣聞太學賢士之關禮義之所自出令也學官相詬於上諸生相毆於下甚者諸生奮袂而競前祭酒奉頭而竄避敗壞風敎一何甚耶且朝廷大臣進退出處理之常也學正馮檝楊言以爲是博士雷觀痛詆以爲非喧爭糾訐甚於街童巷婦之相詈辱者除本臺見行體究外不識學徒何所取法乎五經之訓義禮淵微後人所見不同或是或否諸家所不能免也是者必指

為正論否者必指為邪說此乃近世一偏之辭非萬世之通論自蔡京擅政專尚王氏之學凡蘇氏之學悉以為邪說而禁之近罷此禁通用蘇氏之學各取所長而去所短也祭酒楊時矯枉太過復論王氏為邪說此又非也致使諸生集衆直造祭酒位次欲見而詆之時若不自引避必致生事又有時中齋生姓葉者黨王氏之學止善齋生姓沈者黨蘇氏之學至相毆擊其人稍衆庠序事體固當如是耶臣伏望聖慈裁酌如祭酒楊時

偏見曲說德不足以服衆學正馮檝博士雷觀輕浮爭
競大失生儒之體欲乞指揮並行斥責又諸生鼓倡集
衆為首之人及兩齋相毆擊者亦乞下所隸根究姓名
重行屏斥庶幾朋黨不立爭訟不生而使學者樂道向
方不陷於刑辟豈勝幸甚奉聖旨御史臺差官體究既
而詔並與外任監當　監察御史余應求奏伏覩四月
二十五日勅開封尹王時雍奏奉御寶批御前留任使
喚西兵數内蔡宗等三人開封府禁勘並不曾劫盜其

捉事使臣范振亂捉平人可依理施行又言上件人係屬京畿河北河東制置使司盧功裔承宣下當直又言令來止因被盜人暮夜錯認賊人頭面以致范振涉疑妝捉又言近年官司類以御前二字封持上下令陛下以天下為一家六軍之衆當齊以一法不可更分御前使喚之人以失其餘軍士之心兼自來權貴之家及諸局分多占散手下人盜博縱恣稍加繩治反遭屈辱懲革此風誠在今日又言待罪天府不能戢盜以此罪臣

孰曰不宜奉聖旨放罪臣嘗以時雍柔佞取容阿諛順
旨不謂其遇事乃能條析詳明抗直不撓如此此蓋陛
下盛德兼容能受讜直故往時柔佞阿諛之徒亦知革
心激昂自奮知無不言以副陛下求言之意主聖臣直
此可為陛下賀者然臣詳觀時雍所奏非特自請待罪
而已其言捉事使人因被盜人錯認涉疑收捉則是范
振非亂捉平人無罪可施行也其言近年官司類以御
前二字劄持上下及不可更分御前使喚之人又權貴

諸局占蔽手下人則是近年宦官用事淩轢百司其弊皆若此也范振宜在釋放此事宜在懲革今所降詔旨但赦時雍所待之罪而已至若范振則見取勘具案所陳之弊未有指揮禁戢臣誠未喻然臣又有深可疑者夫以當直軍人犯公事而乙降御寶以被盜人錯認而云亂捉平人以宦者當直兵士而稱御前使喚此皆可深疑者也奏請之臣以微末私事輙敢誣罔聖明其罪固不可容誅而陛下又為之作御前使喚之名特降御

寶行下則其失又甚矣陛下往者下詔有曰不信任中
入言猶在耳今乃遽信其言為之委曲扗降如此謂之
不信乎陛下即位之初内侍言恐懼畏避不敢輙干以
私天下之人謂之聖明曾未數月遽復為此深可駭愕
事有甚微而所係甚大不得不治其萌芽至已著而言
之則用力雖多不可救矣若果行此時雍第知雖有真
盜贓証不明不敢復補而不知官者之權自此浸盛御
前之名日以增重而以私事求請御寶者何所不至也

陛下之失已無所及自令若此等類一切杜絶敢以私事干請御寶者重寘於法然後正盧功裔誣罔奏請之大罪明范振涉疑收捉之無辜其時雍所陳懲革之風嚴加禁約庶幾抑宦者尊主威絶習近請謁欺弊之原伸百司屈辱刲持之弊不勝幸甚取進止　監察御史余應求奏臣伏覩刑部關報百姓管和軍人李進並為撰造語言騰播惑衆各決脊杖二十管和廣南編管李進配沙門島臣竊謂此二人所造語言惑衆之事必涉

重害可以欺惑民庶若不重行責罰無以懲後雖陛下
仁恵寛厚亦必威之以刑也續又見報乃得二人之語
因言守城未得功賞管和云隨上皇走底健兒却轉兩
三資保護國家宗廟社稷却休李進又云李樞密奏下
司禦人請受却被徐相公諫了知他爭了多少以臣觀
之此皆愚民無知之常談豈足惑衆別毋奸惡不須窮
劾若從薄治杖之足矣今以重罪編配海島使兩家之
人分散流徙此乃下死罪一等之刑施於無知愚民誠

為太過陛下仁愛百姓豈忍為此臣又聞往者八廂察事之人陰取民間語言官司公事言之於上却作訪聞行下有司根治謂之貌過其情偽虛實皆未可知既下有司官吏承望風旨無不附會煅煉証成其罪能自辯明者百無一二中外患之此於聖明之朝所宜懲革者也今管和李進之事必是八廂察事貌過若果有此語亦不足重罪也况又有詐偽不可知者乎或者二人意望功賞為此語言計察事之人言之庶幾僥倖或者察

事之人與此二人有仇自為此言以中傷之或者又有
奸人離間宰職故為宰臣樞府紛爭之語以疑陛下之
意此皆不可知者也為陛下計莫若置而不問令既加
以重刑不可追改至若編配之罪尚兾陛下寛之後有
似此亦乞聖明更加詳慎取進止
六日聖旨余應求言事迎合大臣可與外內河北知州
差遣范宗尹塡見闕日下供職余應求日下出門　御
史中丞陳過庭奏新除右正言許景衡乃臣同堂妹夫

早晚供職於臺諫事相關連同在言路實有妨嫌欲乞罷免中丞職事奉聖旨許景衡除太常少卿殿中侍御史徐秉哲行右正言　邵溥徐戶部侍郎

七日聖旨自崇觀以來創置局務如禮器制造道史聖濟內經校正瑞應進奉白身協律提舉明堂所類皆是京攸父子竊權泛濫推賞去處可依臣僚上言裁抑與楊戩王黼濫賞指揮一例施行務從酌中以安人情仍通報日下施行　祕書少監安扶召試中書舍人新除

户部侍郎張慤依舊河北都轉運使　監察御史胡舜陟奏臣竊謂大臣之事君其去有三諫不行言不聽膏澤不下於民一宜去也讒言得以間君子妄譽得以進無功而禮貌衰焉二宜去也支體廢憊心志凋喪嬰疹飲欒不任國事三宜去也非是三者其去無義若曰議事不合而去則是欲其同不欲其和也無所可否之謂同可否相濟之謂和同如琴瑟專一不可聽也和如五味相和可以食矣胡不去其欲人同已之心而務可否

之相濟可則行否則止無所適莫是謂至公何必以異同而决去就哉若曰君有所詰責而去人非堯舜其誰無過君有過臣且諫之臣有過君弗得問幾於臣強凡過之大者固不可為過之小者閤門待罪足矣安用輕去陛下尊禮大臣曲盡體貌虛懷聽納言無不從讒佞不敢肆其間異意無所幸其失有君如此難遇之時也又況強敵為患邉鄙未寧河東累月之圍正圖應援河北防秋之具尤在講求聖躬焦勞於上黎元仰望於下

大臣曾不恤此惟以議論不合而去以小過見責而去

體國之義當如是乎今日有大臣挈家離府第者明日

又有大臣挈家出國門者上煩睿慈曲折調和王人絡

繹奔走道路士庶觀之抵掌太息外國聞之往往見笑

使其去之有義其去何傷但不當於義理而徒為紛紛

故有駭於視聽伏望陛下責以大義使各安職務罄公

心協濟事業取進止　胡舜陟又奏竊觀陛下遠鑒漢

唐近法祖宗痛抑宦官之權而有罪者斥之此實祖宗

之福然猶有小人尚蒙任使李彀是也按彀暴悍慘酷猶於虎狼冒於貨賄恣為不法與童貫譚積梁方平輩世號為十惡昔置東莊北宅窮奢極侈令翟祐之等盜官栰巨材以營堂室厮役兵匠計工數萬又磨河堤取水為池又盜官玉令陳宗妙等造帶及器物強買人户劉宗愿屋産而低償其值於軍器所前後盜用官錢不計其數其甚則竊弄權柄自作威福上皇御筆放逐使臣史義彀輒追還以一時私怨勒停翟通責降晁敏中

等人皆側目恐遭毒螫上皇以其罪大嘗盡褫其官盡
没其别業陛下棄咎録用是為隆恩宜其改行仰副委
任訪聞提舉京城肆行殘虐給予不時而廣固廣備指
揮逃者過半招填者不至濠寨官不勝其苦有致仕者
董役使臣皆以其家私工充之未嘗督役而虚竊廩禄
以城兵私用日不減百人其妄作如此必至誤事復聞
㲉屢獻花果及獻錢於禁中多為鈎具以奉游幸此皆
前日内侍應奉之具今日復啓其端原其用心尤為可

惡唐仇士良教中人事主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閒暇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慮深遠減玩好省游幸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為諸君計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蠱其心極侈靡使悅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闇外事萬幾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彀欲以士良之術熒惑陛下竊恩寵而據權勢殊不知陛下素儉寡慾得於天縱紛華盛麗不入聖心雖有士良之巧計不能惑也彀之用心如此罪莫大焉今雖罷屬思殿職事而

其子尚在内與之傳導語言時乞宣喚萬一使之親近為害可勝言哉此奸人之雄國之巨賊伏望睿斷特行竄斥與貫楨等同科天下幸甚　胡舜陟又言伏見朝廷訪聞蔡攸見在鄭州不即上道令本路提刑司催促起發隨侍臣竊謂朝受命夕引道人臣之義也冬温夏凉昏定晨省人子之孝也攸負罪至重公議不容陛下姑寘之輕典恩德隆厚固宜奉命省愆不遑啓處而乃驕蹇自肆遲留近郡至煩特旨差官督廹而後行則是

慢上違令失人臣之義也伏乎昔不孝視父如仇惡言醜詆無所不至今見其父以罪投竄往往快之故始乞隨侍者姑欲自逭罪戾終不肯往者乃不孝之真情如是則絶三綱廢五常禽獸之不若也頃金人犯闕日望四方勤王之師以濟緩急上皇南幸亦未嘗一日忘陛下必欲師旅来護京城伏為宫謝行宫使司輒降劄子忽稱聖旨杭越江東將兵逐州土兵弓手並未得團結起發聽候指揮使喚又令鎮江府及泗州有已發遣經

過人並截留原攸此計必幸京師不守留東南之兵以自衛用心如此不忠莫大焉攸為臣則不忠為子則不孝得罪於名教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豈典型之可貸乎伏乞徙攸嶺表遠惡之所以為亂臣賊子之戒取進止

五月八日聖吉惠柔民王賓李良祐張有極石幟鄧紹密孫默王愈並發來赴闕　户部尚書聶山試開封尹恩數依尚書　臣僚上言臣聞善除惡者如去草之絕根不善除惡者如養虎之遺患其為禍為福非不皎然

易見自昔人國之失而莫救者依違牽制坐視不忍決也臣謹按蔡攸大罪有七其小者擢髮莫數不復道也以樞密之臣為俳優鄙賤之事淫言媟語巧發應機怪服異裝安排獻笑出入禁闥沉酣燕游處男女合避之嫌犯君臣至嚴之分闖闔不限堂陛陵替攸之罪一也盜柄竊恩援引死黨父子兄弟自相戈矛伐異黨同門分楚越及京謫衡州有旨令攸隨侍自當聞命就道乃頓迹滎陽積日不發既不順於其君復不孝於其父攸

之罪二也朋比中官握臂交膝既昵私恩互輸誠款一推一挽呼吸相助攸之罪三也幽燕之役開釁啟戎以方爭為恢復以正擾為撫定以潙平澶營要害控扼之地捐之金人蜂蠆在懷虎兕出檻猶且公肆誕謾以為百世偉績酬功之際超取上資國公帝師一舉而委之偃蹇傲睨居之不疑攸之罪四也敵既渝約詭謀日彰藥師負恩逆迹又著帥臣將校章疏迭來自去年秋抄中朝士大夫已窺竊私語知禍必至而攸帷幄謀臣邉

機在手縱使不敏造形亦悟而乃蔽藏覆匿不告於朝惴惴然惟恐前日罔功冒賞奸迹呈露至使金人長驅藥師助叛畿邑為之驛騷兩路罹其荼毒聖主宵旰生民瘡痍伊誰致之攸之罪五也攸知有必至之禍不告於朝不謀於君上乃自汲汲為妻孥念其家所蓄器皿金銀首飾之類先自銷鎔為輕裝計及敵將至卷室而東襁褓之子苟所愛者悉攜以往猶偃然肆語曰得旨扈上皇駕縱使當時懇告得命亦合留家屬京城與國

均憂臣頃在外州見潤州人來云六夫人某月出某寺
覩燒香六夫人與詔使待制詔使修撰某日過江回去
蓋攸之妻與子也回之日實二月二十四日在上皇回
鑾渡江之後其避危圖安反覆熟慮直至於是夫為君
為宗社為萬姓謀其忍如彼為妻為子為婢妾計其審
如此人臣不忠復有甚於此乎攸之罪六也上皇既傳
位陛下則陛下神明主矣凡戴天履地而為人者孰不
稽首曰吾君也況身為輔臣乎況前日職在樞機實本

兵柄曰戰曰守此實司之可須臾離乎令外州兵馬都監小邑巡尉寇至而逃比之他官罪固加等若廟謀兵機所寄先衆而遁當如何哉攸之罪七也攸罪有七天下共知其前四罪縱付寛典在祖宗時亦合投荒其後三罪則匿寇祕禍殘我生民兆身謀家忘我宗社蔑君臣之義擲本兵之柄自古人臣有此三惡其可復容於覆幬間乎若不早行誅殛其如祖宗何其如天下後世何昔唐五王不誅武三思陷唐室以再亂曾不知桃上

之蟲角翼復生潛飛深宫大肆吞噬可不戒哉攸之奸
狡詭祕公卿大臣有墮計中而不悟者臣度其不一二
年必有為之游說始許及門旋遂造室廁足有地奸計
即行鉤引支黨同惡相濟蕭墻之禍起於意外是時雖
自愴悔噬臍何及欲望陛下大明典刑以絶後患如散
官各置湖外誠不足以塞天下之紛紛奉聖旨移潯州
安置　聖旨開封府官屬並係王革所辟及所委用革
以虐民罷斥而官屬尚存未協民心可並罷別與差遣

令聶山别行踏逐以聞

九日制曰朕躬承慈訓嗣守丕基涉道未深為日尚寡屬兵戎之侵軼徧河山而驛騷賴宗廟社稷之靈掃欃槍而盡矣緊將帥士民之力保金湯以屹然三關底寧萬姓胥悦惟舜嗣位歷試諸艱而天付予𠂀其在此有慙否德乃纘武功爰念黎元遭焚刼之憂師旅竭轉輸之苦丁壯勇於扞禦老弱疲於給軍田野蕭條既失耕桑之候體骸撑拒或罹鋒鏑之災痛在朕心罪非爾衆

宜敷慶澤用釋艱虞應河北路州軍限德音到日云云死罪減等餘無輕重並放嗚呼信順獲助於天人克平禍亂赦宥取法於雷雨期共恩休咨爾一方體予至意
密祕書省正字張燾奏臣乃知樞密院李綱之妻弟乞依唐源乾曜為侍中故事子弟補外明詔在位許自臣始奉聖旨不允
十日聖旨胡寅上殿奏對審詳所陳可采與改合入官仍與在京差遣　左諫議大夫馮澥言臣聞太學者道

義之所由出風化之源賢士之關也博士講明訓迪於上子弟切磋琢磨於下委委蛇蛇人無異論此誠太學之盛也國家自崇觀以来行貢試之法而鄉舉里選徒蹈虛文自是士失所守而太學教養之法一切不振士不自重務為輕浮博士先生狃於黨與各自為說無復至當煽以成風附王氏之學則醜詆元祐之文附元祐之學則譏誚王氏之說流風至此頽敝莫回兹今日之大患也比者朝廷罷元祐學術之禁不專王氏之學陛

下固欲中立不倚立經之旨惟其說通者取之其謬者舍之不主於一此固甚盛之舉也臣訪聞太學校試去取於其上者或主一偏之說守經肄業於其下者或執一偏之見上下曉曉甚非陛下開設學校教養多士之意臣又聞臣僚上言乞罷安石配享而謂安石之說為邪說朝廷從言者請罷安石配享而列於從祀此固公議所在其誰以為不然若言者以安石之說為邪說則過矣安石之釋經固不能無失也夫孟子所謂息邪說

者謂楊朱墨翟之言若以安石之說便同楊墨之言為邪說則復當禁之此所以起學者之謗而致為紛紛也士之擔簦負笈趨於天子之學以就教養者非特欲以進取爵祿為心亦顧其所養所學與操守者何如耳今科舉在邇為士者若引用王氏之說有司懷私便為邪說而黜落之則其利害所係甚重臣固不得不論也臣願陛下明詔有司訓勅中外凡學校科舉考校去取不得專主元祐之學亦不得專主王氏之學或傳註或已

說惟其說之當理而已倘有司輙敢以私好惡去取者乞重賜斥責庶使天下學者曉然無惑而庠序多士得以安其心矣奉聖旨依奏　御史中丞陳過庭言吏部比他曹最為繁劇郎官方元若又兼權舍人致使天官職事廢弛尤甚奉聖旨方元若罷　權守禦使司擅補進武副尉二人御批付三省有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大臣專權浸不可長之語李綱惶懼待罪綱退居定力院章十餘上輙批答不允遣使押入綱不得請即徑趨通

津門欲東下上遣中使宣押挽舟入城絡繹於道既歸
府復錄府門留之　監察御史唐恕闕可差河南運判
稱之禮　監察御史余應求奏准尚書省劄子以臣言
事迎合大臣與外內河北知州郡續准勅差權發遣衛
州尋具狀奏聞以罰未當罪乞黜責奉聖旨所乞不行
疾速赴新任者臣固當仰體寬恩即日就道力自黽勉
以圖報効臣愚區區尚有所言冒昧自陳惟陛下裁擇
伏念臣一介寒士官中都十年未嘗萌意進取爰自今

春敵騎犯闕圍閉月餘朝廷之上講和用師之機兩無
所決中外洶洶臣以忠憤所激忘其狂妄乞對便殿面
陳講和用師之策三鎮不可割之利害不謂狂言偶合
聖意特加開納後十餘日金人既退遽有風憲之除臣
自揣於政府大臣無纖毫夤緣之助必是陛下誤以前
日之言為臣可用首加親擢及受職以職事對面奉聖
語云卿昨以校書郎論事嘉其忠直出自親擢非為大
臣薦引則臣之遭遇陛下可謂特達矣在職踰兩月凡

九覲清光每蒙戒飭以耳目之司不得觀望假以詞氣導之使言則陛下之責臣不為不至矣臣每思惟遇聖王當可言之時如此雖愚夫庸人亦欲自竭忠直以効拳拳況如臣親被識擢之尤深者乎若顧望而言揣合時事以求售而希進取則是臣之罪也是以奮不顧身知無不言雖詞切淸躬抵牾大臣有所不避章數十上言皆可復今月五日以急速事乞對陳國家之大計抑奸偽之已萌語雖激切而陛下無怒色及復詳款至於

移時最後一章以養親乞出懇請再三而陛下堅不許則陛下之能聽言亦不愧於古之聖帝明王矣臣退而自喜田野愚儒蒙被知遇一至於此雖王魏之遇唐太宗不足道也甫更一日而忠佞不同謂臣迎合大臣斥之外服付以近郡臣夙夜思度聖恩雖厚而於臣之罪實為未稱夫迎合之語固非臣之所敢辯若陛下親自用之親自棄之臣復何憾或者左右大臣於臣有不快巧發微中以投合陛下之意使陛下一旦逐言事之臣

而臣受迎合之罪此臣所以懷疑懼之心欲止而終未能也若當日所陳誤蒙聽納如此則未可謂之迎合若聖意以為迎合則在所當謫近地知州郡非謫言者之故事陛下新政罰惡賞善當明功罪以厲搢紳令臣有罪而不責非所以戒狂妄也欲望特賜黜責以正罪罰奉聖旨余應求懷奸觀望不可與河北郡可送吏部差遠小監當　右武大夫知東上閤門事王雲奉使斡喇布軍中迎請肅王金人拒之殺吏卒十九人奪馬十二

已而納之以為誤斡喇布元約肅王至河而還至是倍約堅留王侯交割三鎮而遣然王卒不能歸　五月六日以使人賈霆冉企有同來

十一日臣僚上言徽猷閣待制蔡佃性資凶險加之貪暴素無所長本緣京攸族屬躐遷華要其奸佞皆出蔡氏諸子之右所至流毒無不被害昨知常州憑恃權勢贓汙狼藉賊害無辜毗陵之人欲食其肉乞賜重行貶逐以慰公議奉聖旨蔡佃落職宮祠筠州居住　尚書

省劄子新授職方員外郎秦檜令具録到副本如後正月七日金人至城下初八日進狀太學正秦檜令具奏稟邊機事一金國興師乘鋭深入河朔諸郡堅壁固守彼進有大河之隅退慮諸城躡其後師老糧匱情見力屈然猶桀驁不遜重有要請伏望聖意斷以大義與其所當與不宜示怯以自處削且如燕山一路是金國取諸契丹與之無害至於歲幣須令彼能制契丹餘種不為邊害方許以祖宗與契丹之數竊聞仁宗與契丹結

盟增添歲幣亦是與之論夏國事伏乞檢會參酌施行
一金國遠情叵測今日遣使求和又復渡兵隨至恐是
設計以緩王師守禦之備伏望一面遣兵備守河仍急
擊渡河兵使不得聯續以進又城上守備須早教閱不
至臨事驚擾庶為穩便一金國遣使所求甚大此亦人
情之常蓋既興師深入不肯示怯空歸如聞朝廷前日
與之議四鎮事百僚不得預聞審如所議坐失富強之
地敵人貪心無厭得地而勢益強復不能保其不再犯

邊令若與之議燕山及歲幣當須集百官入議狀擇其當者載之盟書示信坦然無疑蓋與所當與經久不渝一旦為苟且之計或多或少皆是失當終亦不能守伏望聖意速賜集議施行一金國使乞令止在外館使謀議不可許令入門仍不可引至殿階萬一開門致賊衝突或使人致殿階間有懷兵竊發之變其為患豈可支吾或云縋以入城以臣度之似又非禮伏望聖意詳酌施行又奏復奉聖㫖差充張邦昌下勾當公事臣昨於

十二月二十四日陛下登寶位乞奉使大金意欲以陛
下即政之事伐大金始謀破李鄴等割棄三鎮之說朝
廷多事不果遣使至正月七日金人遣使至城下又於
初八日進狀伏乞止割燕山一路並議定歲幣令來張
邦昌下勾當公事專為交割河北地界與臣前所進狀
自相矛盾失臣本心於大金犯邊未有和議之時自乞
奉使顯非避事令來和議已定而臣所行與所言不同
非人臣事君之節伏望聖慈改差奉使棄三鎮人前去

交割地界庶於事無窒礙如後有重難差使臣不敢辭

又奏伏奉聖旨除臣職方員外郎止為充張邦昌勾當

公事因有此除竊惟主憂臣辱令天下有急非人臣貪

進之時況割地界非得已之事縱使事畢亦不當受賜

伏望追還誤恩奉聖旨報行

十二日手詔朕托位兆庶之上永念民惟邦本思所以

惆恤安定之會有金人之難久未暇遑乃者藏乘輿服

御放宫女罷苑囿焚玩好務以率先天下減冗官澄濫

賞汰貪吏為民除害又詔西通觧鹽以便商賈北復糧鈔以實邊鄙東興轉般以通漕運修舉法度惟恐不及方詔減上供收買之額蠲有司煩苛之令輕刑薄賦務安元元而田里之間愁痛未蘇倘不蠲革何以靖民令詢酌庶言疏剔衆弊舉其綱目以授四方朕賴天地宗社之靈與民休息慎守此志庶幾太平詔到監司郡縣其悉力奉行應民所有疾苦不在此詔者許推類聞奏播告天下使知朕意一常賦之外横加糴買均糴貽糴

結糴括糴其名甚衆惟以官告度牒之類等第科配已
詔三省自靖康元年正月以来拋給諸路糴本並用寔
錢仰令後州縣並須置場不得復行科配監司互察違
者許人越訴一稅租加耗自有定法比年所在漕司拋
樁者為明耗州縣暗樁者為暗耗廪吏以助經費貪吏
以入公庫初則稍加數分後遂增過一倍令後並仰依
省耗受納外如有增加升合別廒盛貯別歴收附之類
受納官吏等並坐贓論知通監司故縱與同罪不覺察

減三等一户口逃移合蠲租稅吏避責罰相為蒙蔽或
取於隣田謂之交涉户或取於交業之家謂之得産户
或取於管稅人謂之催稅保長一户既逃害及隣保輾
轉增加逃亾相繼應諸路逃田並令提刑司委逐縣知
令根括在靖康元年正月以前者並令開落舊額租稅
不理為官吏殿最限一季許元逃户投狀歸業並與免
舊來公私欠負限滿别召人承佃已上並與免起租稅
三科仍令提刑司專覺察奉行違慢官吏按劾以聞一

州縣差保正副及保長其地分中如有租稅逃移船栰拋失茶鹽透漏盜賊經由𤼵皆任責又緣官吏乞取騷擾使令鞭撻甚衆是致人户被差望風逃避或互相論訴久不能定仰令後所在差役並須選定實業人差充不得容縱虛指以生奬倖應保正副合覺察私鑄令五家為保自此逐坊放城郭差坊正副承受文引追呼百端陪填錢物無所赴訴或析居逃移以避差役可應大觀元年以後所置坊正副等指揮更不施行一和預買

絹本以利民比年以來或量支雜物或但給虛劵其害甚多今仰轉運司預取一路合依之數分下州縣通融常平司錢隅季籌辦其轉運司不以見錢而以他物不以正月而以他月給散者並以違制論一州縣市户非聖節不許借債自有定制近來貪利以和雇和賃為名須索無厭或經隅年歳不為給還又容縱公吏典賣使用以致民户供應不前窮困失業仰諸路提轉覺察除借依法斷罪外其借借市户以和雇和賃為名者依借

借法雇債人舡車馬准此一土木之役傷財害民比來監司守令營造料率或取木植或差人夫或役禁旅或供上位或入私家又有分科寺觀認造亭榭之類百端騷擾仰應諸司並州縣除經殘破地分及諸路修建城壁樓櫓外餘並罷修造三年應日前科下修造物色並免納敢有因緣結絕未罷及尚有科催者並許所支所催坐贓論應被受朝旨修造准此一坑冶之興使民逐末有姦民因相仇恨遂假告發以懷良田至於科立重

額不能輸納或至潛買金銀以為坑冶所出之物理宜
蠲革應諸路坑冶仰常平司體究如實苗礦微細或舊
有今無並從蠲減應買撲金場並罷如出産浩瀚即相
度差官監取施行一職田本以養廉理須有田然後催
科訪聞諸路租存田亡者甚衆督責富民歲代輸納深
可矜憫仰提刑司隔州差官根括如無實田再差官覆
視將與開落租額其有開落去處委提刑司將一州職
田等第重均為額所委官根括不實如係知通監司職

田者坐贓論餘官減一等一州縣賦入有常轉運司以上供平科為名盡將本州所入拘占致本州闕用或將軍兵月糧取於民户仰轉運司除諸州依格上供數外轉運司移用錢物不得侵逼本州有額上供所餘三分之一違者徒二年一諸州公庫約束周備近緣起發金銀深慮官吏因緣率斂以償所闕重困民力可將鋑道金銀更不起發其賞醋息錢將依舊法收入公庫仍令提刑司覺察歲終具有無抑配科率聞奏一州縣官監

酒務內有昨緣差官經制增添價錢重困民力可應緣經制司所添酒錢並罷一倉庫出納收頭子錢皆有定法東南九路昨緣盧宗原申請數外增收重困民力可應宗原申請所添頭子錢並罷一京東科納免夫向緣人户就燕山借兊郭藥師錢物訪聞州縣尚行理索深可傷痛並與除放一京西昨緣張徽言王璹刱起新税已令御史臺取索蠲減令來夏科在近可令本路將元增數以十分為率先次減放四分餘俟御史臺定到蠲

減分數施行　聖旨開封府差使臣前去追取蔡京蔡攸所寄宋㬇船金銀二百擔入京　王師與金人戰於榆次縣制置副使种師中死之初斡里雅布師還抵中山河間兩鎮兵民以死固守不肯下肅王張邦昌及割地使等躬至城下說諭即以矢石及之而退沿邊諸郡亦然种師中因此進兵逼金人金人出境尼瑪哈之師至太原城下太原亦堅壁固守尼瑪哈屯兵圍之悉破諸縣為鎖城法因太原使內外不相通雖姚古進師復隆

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關累出兵有勝負而不能解太原
之圍於是詔師中率兵由井陘道與姚古相犄角應援
太原師中兵次平定軍復壽陽榆次諸縣時尼瑪哈以
暑渡井陘會西山之師於雲中所留兵皆分就畜牧覘
者以為兵散將歸告於朝廷本大臣信之從中督戰無
虛日使者項背相望詔書以逗撓切責師中師中讀詔
歎曰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髮兵間今老矣而逗撓乎
慨然赴敵而死其餘將士退保平定軍師道駐滑州以

老病乞罷

十三日上御紫宸殿以太上皇帝回鑾受百官賀是日雨大作改用六月一日又雨竟於雨中行禮　左諫議大夫馮澥奏臣聞天下有公論有中道公論者天下之所同而中道則萬世而不易熙寧元豐及元祐以來人無公論治失中道不偏於此則偏於彼天下弊於變更士夫困於遷謫五六十年之間是非相攻禍福相軋紛爭擾攘至於前日大亂而後已陛下龍興以英資睿斷

誅鋤奸凶剗除蠹獘曠然大變與天下更始宜於此時明大公至正之道於天下合天下之公論垂萬世而不易而臣竊聽近日朝廷議論觀士大夫之趨向駸駸復偏於元祐鼓唱應和漸不可解則義理又將不得其中而政治又將不得其平矣臣聞治貴適中法則隨時祖宗之法至於今百有餘年蓋有可行者亦有不可行者今但擇其可行者行之不可行者去之則已矣何必祖宗之是而熈豐之非哉傳注之說千有餘年其於聖經不

為無補然要之公論豈有淺漏未盡之處王安石以名世之學發明要妙著為新經鏤板太學頒之天下學者翕然宗仰然要之公論亦有穿鑿太過之弊今但令學者擇其善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則已矣何必傳注之是而新經之非哉祖宗之治遠矣臣不及見熈寧元豐間內外平安公私充實法令備具賦役均平朝廷無倖位州縣無橫斂邊圉畏威盜賊不作使今日之治得如其時有何不可是時學校英秀如林治經習史皆有

本原程文具在可以按考使令日學者得如其時亦有何不可自崇寧以來蔡京持權二十餘年紛更變亂靡有寧止自熙豐之法掃地無遺故其大壞至於如是之極仁宗皇帝陛下之高祖也神宗皇帝陛下之祖也子孫之心寧有厚薄王安石司馬光皆天下之大賢其優劣等差自有公論臣願陛下無作好惡不蔽偏黨允執厥中以照臨臣下則是非自明紛爭自息矣伏望睿慈與兩府大臣少加詳議如有可采乞明榜朝堂頒示太

學以安士心以絶衆疑則臣死生幸甚茍為不然臣甘受邪言之誅早正典刑以示天下亦死生幸甚取進止三省同奉聖旨出榜朝堂

十四日臣僚上言外任官職田權借一年從之

十五日禮部尚書傅墨卿等言春秋釋奠乞依元豐儀令排辦從之

十六日聖旨御膳令開供進早晚百餘件方今民力困敝府庫殫竭朕不身先何以率天下令後早晚供進六

十件只令行下

十七日詔昨以違御筆論者並改作違制論從開封尹聶山之請也　御史中丞陳過庭言自祖宗以來本臺僚屬非有出身未嘗除授下至檢法官著於定令亦莫不然昨奉聖旨唐恕落職致仕除監察御史臣聞恕除不曾致仕外實有行業士類推許倘使分領六察固優為之然以蔭補入仕有違祖宗條例恐此端一開自是紈褲之子攀援進取者足相躡於憲府矣欲乞改除唐

恕一等差遣奉聖旨唐恕與除郎官

十八日遣王雲曹矇使斡喇布軍

十九日監察御史胡舜陟上言乞權罷詳議司從之

二十一日檢會五月十六日聖旨高俅率領軍兵敗壞紀律累有言章可與追降子孫侍冒亦與降等授官以戒後來者吏部供到高俅已身亡按史高俅於十四日死前係檢校太保奉國軍節度開封儀同三司簡國公闕堯卿見係岳陽軍承宣使堯輔安國軍承宣使堯唐

桂州觀察使十八日奉聖旨高俅追檢校太保開府儀同三司堯卿堯輔並與右武大夫堯康與武功大夫並逐郡刺史餘官並奪諸孫特免臣僚上言謹按高俅初由胥吏遭遇寅緣幸會致位使相檢校三公不思竭力圖報乃敢自恃眤幸無所忌憚身總軍政而侵奪軍營以廣私第多占禁軍以充力役凡所占募多是技藝工匠既供私役復借權倖軍人能出錢貼助軍匠者與免教閱凡私家修造磚瓦泥土之類盡出軍營諸軍請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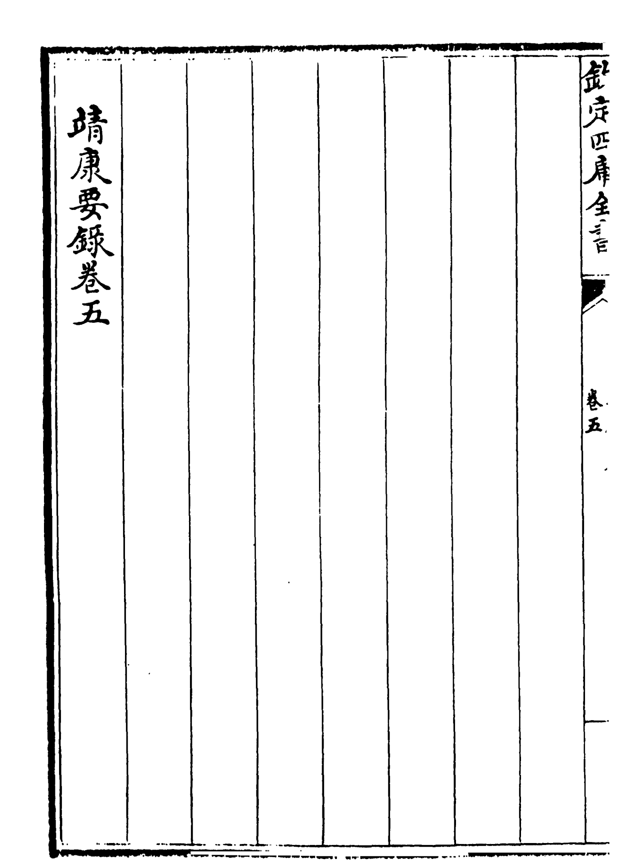
既不以時而俸率歛又多無以存活往往别營他業雖禁軍亦皆僦力取直以為衣食全廢教閱曾不顧恤夫出錢者既私令免教無錢者又營生廢教所以前日緩急之際又不知兵無一可用朝廷不免屈己求和實係恃寵營私所致貪財誤國之奸不減蔡攸偶有司失刑遂免遠竄得終牖下今來止追前官不惟不足以厭公論亦無以誡後來奉聖旨高俅更追節度簡國公

二十四日制資政殿學士知太原府張孝純為檢校少

保武當軍節度使依前河東經畧安撫以守禦之功也
二十五日監察御史胡舜陟言竊聞神宗皇帝即位之
初用宮邸直省官郭昭選等為閤門祇候司馬光言此
祖宗所以畜養賢才以待任使之地班序差遣事事不
同在文臣為館職豈可使厮役為之則知閤門之職祖
宗所重宣導贊喝不過三五人熈寧間通事舍人十三
員閤門祇候二十三員看班祇候六員當時議者猶以
為多今舍人一百八員祇候七十六員看班四員內免

供職者一百三員冗濫之弊莫此為甚蓋由宦侍恩倖
賣以求財未励父子所賣尤多富商家子往往得之真
宗時諸王夫人因聖節乞親屬補閤門帝曰此職非可
以恩澤授並不許夫以恩澤授猶不可而宦侍恩倖賣
以求財可乎伏望特詔裁省以杜倖冒奉聖旨閤門别
立員額
二十七日聖旨應天下州府軍監有習武藝知兵書人
並仰逐知不限數保明解發赴闕朕將親策於廷量才

擢用其或籌策深遠藝能絕倫當不次陞擢在京武學生仰禮部擇日考試具等第聞奏不係在學人亦許經禮部投狀𠬛試策義弓馬優異者並與推恩注授差遣其太中大夫及侍從官至路分都監以上奏舉武舉人自依條法施行



靖康要錄卷五

靖康要録卷六

六月一日程振除吏部侍郎　手詔朕惟頃者諫省虛位藥石不聞肆求忠讜直諒之士以備諫諍之列朕旣虛心無諱矣凡爾諫臣義當自竭體兹至懐自今朕躬闕失其悉心直論勿隱勿避必求實足以稱朕好直求助之意　聖旨道君太上皇帝妃嬪並以龍德宫妃嬪稱呼　聖旨前降姚平仲立賞告捕指揮特不施行

二日右正言崔鶠奏伏覩詔書詔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實是此是陛下求治之切也然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其除擢居要路以待相繼而用者又充塞乎臺省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生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互秉鈞軸歷千百年無一人立異雖萬子孫無一人害此蔡京之本謀也安得實是之言聞于陛下且如馮澥近日上章其言曰熙寧元豐之間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此奸言也昔王安石用事除異已之人

當時名臣如富弼韓琦司馬光呂公著呂誨呂大防范純仁等咸以異論斥逐布衣之士誰敢為異乎士擕策負笈不遠千里游于學校其意不過求仕官耳安石著三經之說用其說者入官不用其說者斥落于是天下靡然雷同不敢可否陵夷至于今大亂此無異論之大效也而尚敢為此說以熒惑人主乎又曰崇寧以來博士先生狃于黨與各自為說附王氏之學則詆毀元祐之文服元祐之學則詆誚王氏之說尤為欺罔豈有博

士先生敢有為元祐之學而詆誚王氏之説乎自崇寧以來京賊用事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大小相制内外相轄一有異論居其間則累及上下學官以黜免廢錮之刑待之其意以為一有異論則已之罪必暴于天下聞于人主故耳博士先生有敢詆誚王氏者乎欲乞下太學取博士講解覆視則辨之誕信見矣至如蘇軾黄庭堅之文集范鎮沈括之雜説畏其或記祖宗之事或記名臣之説于已不便故一切禁之坐

以嚴刑購以重賞不得收藏則禁士之異論其法亦已密矣澥言元祐之學詆誚王氏之説其欺罔不亦甚乎欺罔之言公行則實是何從而見也然先王之求實是亦有道矣皇帝清問下民周官詢于衆庶孟子不以左右卿大夫之言為然必詢于國人則實是見矣臣乞以澥所上言章并臣之章垂于象魏揭于通衢以驗國人之論而賞罰之以戒小人欺罔君父者此陛下之福天下之幸也又奏臣近上章論諫官馮澥未蒙施行澥復

遷吏部侍郎此士論之所共憂臣適當言責不得而已也觀湝之意不過欲以熈寧元豐之法為治縁湝乃熈豐人材之一也已之說行則身安已之說廢則身危非非為國家忠計此天地否泰所係國家治亂之所自分不可忽也昔在仁宗英宗時選天下敦朴敢言之士以遺子孫而王安石用事旹目為流俗之人盡逐去之乃自為新說以造士號為新美之才新美之才充塞乎朝廷而人主不聞天下之安危元祐之初相司馬光收仁

宗英宗時人材用之故宣仁聖烈皇后擁少主不出簾帷而天下治問其四裔則率服矣問其盜賊則消弭矣問其軍士則豫附矣問其百姓則富樂矣當是時天下之勢安于泰山及章惇蔡卞用事斥之于瘴海炎荒之外蔡京陰蓄異圖凶謀益熾于是盡收熙豐時人材用之誘以美官餌以厚禄于是海内小人波蕩而從之萬口一詞迭相倡和為紹述之論以誑惑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于諂佞矣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于欺罔

矣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矣紹述造士而人材乏矣紹述開邊而四裔交侵金人犯闕矣此用熙豐人才之效也譬之治疾一醫治病而瘳一醫治病而壞此賢否不待較而明也且元符末以連年四月朔日食四月者正陽之月也古人所忌詔求直言應詔者數千人蔡京因此以除去異已者乃遣腹心之黨考定之分邪正二等同已者為正異已者為邪辦與京同者也故在正等凡異已者京皆指以為邪陷為罪戾凡數千人近者上皇下

責躬之語其言以求直言奪于權臣反歸咎建議臣僚
然則前日附會蔡京號為上書正等者皆今日之罪人
也陛下嗣服之初天下觀陛下好惡是非以卜世之與
衰今用蔡京正等之人豈上皇悔過之意天下之士聞
之解體矣又奏臣伏聞前諫官馮澥曾上章疏乞榜朝
堂朝廷以為是施行之御史李光以為非繳駁之及光
之繳駁也馮澥不敢以自直大臣不敢以為辯寘李光
而不用遷馮澥而不詰政刑如此士論紛然且以澥之

言為是則光可罪以光之言為是則澥可斥當斥而反遷是謂賞奸傳曰下義其罪上賞其奸上下相蒙難以濟矣馴致其道至于今大亂陛下中夜以思當食而歎未知所以善其後也而臣下不思所以排奸糾紛以寛陛下社稷之憂但襲用前日相蒙之術以嘗試陛下此罪人也它日有論蔡京紹述為是而籍沒之資產可還放逐之子孫可用者矣何以知之嘗試之說行而陛下無與昭奸則何言之不行何說之不入此非獨臣憂之

天下忠臣義士所共憂也今臣區區犯奸鋒蹈禍機與
陛下言之卒于不勝而自斃也亦愚矣但臣職在言責
伐奸邪之謀塞禍亂之原為國家長慮却顧臣之責也
且侍從者執政之階也遷澥之意不過欲次補近臣漸
當揆路以行其邪說以固其黨與為萬世自安之計此
賊臣蔡京之術行之至今天下破壞茲亦極矣陛下尚
忍使京之餘黨再破壞耶前車未覆而不戒者有矣
未有前車已覆而不戒者也伏望陛下究馮澥之建議

李光之駁奏孰是孰非而大明賞罰以示四方使四方曉然知陛下政不容奸則雖隣敵不敢輕中國不然四夫四婦怨然有不服之心國威不復振矣取進止　上

名翰林學士吳幵至内東門幕次中使出御寶封侍御史李光劄子論馮澥推尊王安石之學鼓惑衆心安石置條例司專任已能斥逐名賢任用小人馴致蔡京蔡卞操繼述之説掃除祖宗法度于光劄子後御批祖宗之法子孫當守之如金石蔡京首倡紹述變亂舊章至

于今日可作一詔詔曰朕以薄陋紹承丕緒惟祖宗創造區宇重休累洽以至于今其法度條章雖隨時損益凡以惠遺天下者咸根柢于仁義澤施于民淪入骨髓在于後人奉承之不敢有渝逼者蔡京懷詐度慝妄作不靖凡舊章憲肆行變亂挾紹述之言為劫持之計内外搔動公私匱困比歲上皇深燭其奸親御翰墨攘别蠧獘咸所釐正迨朕纉紹夙夜祗懼嘉與公卿大夫圖惟故實務遵二帝三王之常道以恊我列聖之心

以為萬世之頼尚慮邪說詖行習熟見聞揺動衆心害于國體明示厥指罔有不孚　聖旨應今奏到京勤王文武官未推恩人並與轉一官及五百里外者更與轉一官昨部押文武官如沿路不曾作過具狀保明申尚書省推恩施行准此

三日監察御史胡舜陟言近日邊境備禦之計兵可練也粟可積也獨將為難得用師以將為先而得之至難不可不慮之臣觀自昔以來唐之名將雖多其大者

固已功業赫奕其小者亦有名迹可稱當是時搜求甚廣故人材獨盛國家自童貫握兵以來選將必先其家奴其他皆以賄進貨賂公行其門如市至譚稹主兵悉効貫所為二十餘年將由此選能得天下之奇材乎若以今日乏材因謂天下無人不可也但搜求未廣耳伏望詔旨令宰執侍從以至臺省寺監監司郡守將帥之臣並舉文武官才堪將帥不限人數以聞其人有已試之效即使疏其迹未經試用即言其才能所長容縣

籍其姓名朝廷擇而用之庶使名將輩出如唐之盛奉
聖旨依奏詔以知樞密院事李綱為河北河東路宣撫
使時种師中初歿种師道以病告歸謀所以代師道者
乃詔綱宣撫兩路督將士解圍一日召對睿思殿諭所
以欲遣行者綱自陳書生不知兵在危城中不得已為
陛下料理兵事實非所長今使為大帥恐不勝任且悞
國事死不足以塞上不許即命尚書省出勅令面受綱
奏曰借使臣不量力為陛下行須擇日受勅今拜大將

如呼小兒可予上乃許别日受綱退即移疾入劄子乞致仕力陳所以不可為大帥且云此必有建議不容臣于朝者章十餘上輒批劄不允且督令受命于是諫官陳公輔等言綱不當去朝廷上旨以為大臣游説斥去之綱猶不受許翰書杜郵二字遺綱綱惶恐受命

四日臣僚上言監司外臺耳目之寄選任非人毒流一路臣擇其惡聲著聞士大夫羞與為伍者言之前兩浙運副王仲閎福建提刑俞向新提兩浙市舶張鋭皆市

井小人性姿驁下貪汙暴刻所至爲害仲閎與銳奴事朱勔贓汙狼籍無所忌憚向則奴事譚稹至于廚傳之事皆躬自監視伏乞斥責施行奉聖旨王仲閎俞向張銳並勒停臣僚上言去惡蠧者使無遺孽昨言者以蔡京之壻葉著其甥馮躬厚以京之故皆合罪斥而著自雜學士降待制躬厚自待制止降修撰朝典未盡士論未厭按著市井輕儇綺繒愚騃衆所不齒躬厚止是庸才別無大惡緣京而升亦合隨京而罷伏乞並行落之

罷領宫祠加著以流竄之罪收躬厚以任便居住之恩

外有劉倜者係蔡攸心腹之人撫背摩足無所不至奸

謀詭計多自倜出亦自待制止降修撰據其罪惡亦合

依著施行奉聖旨葉著馮躬厚劉倜並落職

五日臣僚上言自崇寧初蔡京輔政有辭舊章排斥異

已汲引同類待以不次朝脫冗散暮翔嚴近常情鮮克

自重于是枉道求合靡然成風凡所厚善不獨顯榮其

身又及其子孫又及其親戚故舊陰相倚重盤根錯節

牢不可破二紀之間門生故吏充牣天下然才者少不才者多省事者少生事者多貪殘苛嬈遠近告病此猶非京之本意也察其建三衙置四輔疏興化之水修臨平之塔又令許敦仁奏請太上皇五日一視朝當此之時孰不為朝廷寒心幸其族子有所陳告臺臣因之論列其事太上皇雖無納汙猶令鑿其墳山京之僭心終不肯已又加王安石王爵欲自為階梯衆論喧騰心不自安復封韓琦以塞人言乃蔡確何執中鄭居中童貫

皆因之為例封王矣本朝封王者不過國初功臣及后族耳牘國朝之法長奸雄之心京凶悖之情遇事輙發不可一一數也賴上皇聖明不為邪説所惑京知狂謀終不得逞于是結附戚里内侍交通宮禁肆所欲為以耗國財敝民力必欲坐視顛覆以快不遂之意鄧洵武范致虚等託為紹述之言以助京劫持上下而何執中余深林攄薛昂皆其死黨濟其奸謀成其羽翼使不可制太上皇每下詔書施行善政皆為此輩壅遏是以人

心日益愁怨國勢日益陵遲權門日益盛强朝廷日益孤弱趙挺之劉逵張康國鄭居中劉正夫雖號與京不同然引用羣小梗閉正路亦率由一道蔡卞蔡攸乃其子弟相與為異有若仇讐考其蹤跡實皆同惡相濟至王黼為相奢汰愈甚開邊黷武禍及生靈迹其所來亦本由京勢位相軋乃相攻陷遂致敵人窺伺變生一旦太上皇播越宗社阽危雖其所致非一要之造端立本舍京而誰今京降黜雖屢有指揮然罰不當罪輿論猶

爵縱朝廷未欲誅于兩觀之下猶當投之海外以示薄
青其宗族婚姻因京而至顯官者望悉改正其何執中
余深鄧洵武等苐其罪惡與安石等王爵亦行寢罷施
行奉聖旨京攸永不放還如臣僚敢有引薦當正刑章
仍報行言章
六日聖旨葉煥政和八年曾進繼明集言朕以嫡長建
儲之意兼聞其人明爽有詞學尚居外任監當可名赴
闕量才優與擢用　監察御史胡舜陟言知徽州唐作

求貪汚不法贓賕狼藉民不堪命聖旨令本路提刑司取勘　右正言徐秉哲行左司諫程瑀行右正言監察御史胡舜陟為殿中侍御史張澂為監察御史資政殿學士劉韐除宣撫副使解潛除制置副使代姚古徽猷閣待制折彥質除河東勾當公事與解潛治兵隆德府

七日手詔朕既詔三省樞密院奉依祖宗舊法又命學校正王安石祀典而士大夫未喻朕志熈寧元祐學術政事議者紛然朕頗上皇慈訓開紀年黨籍之禁與民更

始蔡京頊唱紹述藉制上下變革之亂幾危社稷艱難至此豈可復循應今日政令朕惟遵奉上皇詔書修復祖宗故事而羣臣庶工亦當講孔孟之正道察安石舊說之不當者羽翼朕志以濟中興播告中外明聽毋忽

殿中侍御史胡舜陟言陛下拔秦元于下僚使提㸃京畿刑獄訓練保甲士夫聞之莫不慰悅盖以元學兵法三十年而深得其要領濵州破賊見于已試若集畿邑保甲使之習勤為有制之兵内衛王室外禦戎寇此

誠國之大事今日之先務也保甲職事既專委元措置則今畿邑保甲提舉官自宜減罷若更存留非惟冗長無用亦恐有所妨害伏望睿旨罷今武臣提刑以保甲屬元庶得專一究其施為奉聖旨罷武臣提刑先是元任河北河東宣撫司勾當公事繳進所撰師律并大小八陣圖故舜陟薦之詔引見上殿即除京畿提刑復有是命　制以皇弟鄆國公榺封安康郡王韓國公提封廣平郡王

八日制鎭西軍承宣使王稟為建武軍節度使依前侍衛馬軍親軍副指揮使以守太原之功也　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路允廸提醴泉觀　聖旨禮部尚書傳墨卿知舒州　聖旨傳墨卿不可與職名前降龍圖閣直學士指揮更不施行傳墨卿初除知壽春府　給事中權直學士院莫儔為吏部尚書吏部侍郎王㝢為禮部尚書左諫議大夫馮澥除吏部侍郎觀文殿大學士特進知壽春府白時中提舉西京崇福宫龍圖閣直學士提知

拱州陸藻落職提舉西京崇福宫司馬朴富直柔吕俅邢緯張濟名赴都堂審察

十日司諫陳公輔劄子臣竊觀今日天下之勢譬猶病人之身有在四肢者有在心腹者守禦失備邊境騷然河北寇難方退河東用兵失利夏人西陲亦或侵擾病亦甚矣然猶在四肢者乃若朝廷之上人主聽言不審大臣用心不公士大夫趨向不一而其病乃在心腹焉四肢疾不治猶未甚害也心腹病不治厥身不可保矣

臣冒萬死為陛下言之比者大敵直造京闕諸門不開僅月餘日宗廟社稷危如累卵然人心堅守士氣奮發卒能使番兵引去國家復存者四肢雖病而心腹無病故也何以言之陛下即位之初求言如不及小大之臣各盡所言而陛下聽之未嘗感也其言之善雖疎賤之人必以施行其言不當雖狂妄之甚亦不加罪故上下無不通之情朝廷無壅蔽之患今則不然忠言切直而未必信奸言傾覆而未必察真偽不明是非蜂起而陛下

愈惑矣前日余應求以迎合大臣得罪不知其所言何事但見應求親為陛下拔擢每欲盡忠圖報若或希進以為身謀自當以佞媚之言迎合陛下何乃迎合大臣人情皆謂其不然今陛下又不出其所言明著其罪以釋天下之疑乃陰逐之中外皆謂此大臣欲蔽塞言路耳應求何足惜臣恐無敢為陛下盡言則大臣之忠邪政事之臧否人情之疾苦國勢之安危不得復聞于上矣所謂人主聽言不審者此也陛下即位之初一時大

臣固有奸庸不足用者陛下灼知稍稍去之遂乃專任一二忠直之臣彼亦自知委任之專又見國家危急故各盡忠不敢懷私以相擠毀今則不然或以怨忿相攻或以巧說相毀各植私黨不先公家如李綱者其忠勇雖可恃而剛愎自用不無過咎故同立不平共相誣譖陛下已疑之矣今更出使將兵宣王時吉甫所以成北伐之功者以內有張仲之孝友也今陛下若以剛為可立功名一意任之如憲宗之裴度固可責其成功但聖

心已疑而大臣又無張仲之助則其事有危矣綱何足惜宗廟社稷存亡為可慮焉臣所謂大臣用心不公者此也陛下即位之初凡百政事皆以祖宗為法痛革宿蠹蠲除弊源民心熙熙猶幸及見仁宗四十二年太平之盛而士大夫皆一其所向無敢異議今則不然或欲以祖宗熙豐之法並行或欲以王氏諸儒之學兼用持兩偏之説立中道之論如馮澥之徒是矣夫陛下初欲盡復祖宗猶恐有妨太上皇帝所行之事故遲遲未決

今上皇巳自深悟奸臣誤國盡欲革去前非臣僚乃敢尚挾私意以害公法且王安石開端蔡京紹述流弊至此幾亡天下若非祖宗恩德及民深厚豈能復存國家今更復為異同之言此何理也臣聞向者太上皇帝初立便欲追復祖宗未逾年閒用曾布蔡京乃至中輟今日思之誠為誤矣然當時之誤天下事勢猶可支持一二十年今若復誤大非前日之比海内窮愁公私困迫國勢危蹙人情駭懼無甚于今日一有所誤立可召亂

議論之臣曾不念此可為之太息哉臣所謂士大夫趨向不一者此也凡此三者誠心腹之病不可不治願陛下急治之審于聽言無以言罪人使臣下各盡其所見專于委任毋以邪害正使大臣各盡其公心破兩可之見歸于祖宗使士大夫皆一其所向若是則心腹之病除矣四肢之病縱使未去姑少遲之必無大害蓋未有能已心腹之疾而不能治四肢者也如其不然則内外皆病矣臣區區小官悞蒙抜擢舉家數口坐食廪禄非

不能以諛佞之言揣合聖心朋比大臣以茍一時富貴自念平昔願希古人事君之忠今在言責若不竭其愚忠少圖補報非特負陛下特達之知亦負臣平生所學矣將何顏面復在人間乎伏望少霽天威留神聽覽臣所有干犯聖聰竄殛之罪實不敢逃惟陛下處之取進止奉聖旨左司諫陳公輔差監合州酒税務　詔京畿提舉教保甲差給事中孫傅激賞官發令提舉官同秦元措置聞奏　御史中丞陳過庭奏蔡京之親戚子孫

悉加竄責而尚有漏網者京之壻葉著之父劭是也今為顯謨閣待制提舉宮祠唯著及父劭皆以闒茸凡才夤縁超躐内則離間京攸之父子外則沮傷天下之英俊今青天白日之下而城狐社鼠得以茍逃重礫公論不厭奉聖旨葉劭落職依舊致仕　太常少卿許景衡名試中書舍人

十一日兵部尚書蔣猷閣直學士與郡龍圖閣學士知洪州郭三益知潭州

十三日右司諫除秉哲言竊觀自古帝王之治其隆盛昌明未有不由于果斷其衰微危亡未有不由于牽制葢剛天德也人君所法者天而已天能剛健故能運四時成歲功天子以剛明故能制羣動役天下成湯以勇智表正萬邦武王以執競而安天下孝元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唐文宗仁而少斷甘露之事禍及忠良此有國者所當戒也陛下以聰明之資當屯否之運强敵外侮財用內竭官邪宂濫權倖縱横以一身

而當無窮之獘躬行恭儉可謂堯舜之用心然雖敵國未賔財用未充賢佞未分權倖尚盛法已行而復變令已下而復反國勢未聞振興士風未聞純一其故何也得非陛下仁恩有餘而剛明未施含容太過而威斷不用耶臣伏覩陛下所立之法所行之令其初無非上合祖宗之制下契衆人之心天下指日以俟太平行未渝旬浸以變更奸究僥倖自此繼出此臣所以重為陛下惜也陛下若不自覺耳臣試舉一二為陛下言之二月降

旨曰蔡懋依見任執政例耿南仲賜第祖宗舊法皆無有也已降指揮更不施行天下莫不以爲然近者王易簡依簽書樞密院例聶山依尚書例此豈祖宗所有耶三月十八日指揮自今後聖旨不經由三省樞密院諸司不得便行即時申尚書省審奏葢所以防奸僞也近者後苑造作申稱始聽候申審奉聖旨依若既已送納復何申審之有撥併御厨舊尚食局膳工膳徒並發遣歸元差處此陛下之儉德也近降指揮有曰前發遣

過人並拘攔依舊令祗應既已發遣復又拘攔臣不知其何謂也楊時等學官無德服衆並罷别差人塡闕五月九日聖旨也至十日再降指揮楊時罷祭酒外餘學官不職或罷或否臣不知其何謂也昨降指揮戚里不得任職事官乃祖宗法也再降指揮曰祖宗戚里之家聽任或任或否臣不知其何謂也宰執留身奏事非祖宗法也陛下詔曰留一班議者尚以為非既而又詔别留宰相一班則是常留二班陛下若不再御殿百官無

由瞻望清光矣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或一班或二班臣不知其何謂也臣僚恩數清給人從各依本法其依某人等例更不施行去歲之良法也並罷恩倖非泛轉官賞賜今歲之聖詔也近者釘帶孫瑞幞頭作李宗周許依果子局趙慶厨子孫和體例推恩既破去歲依例之禁又違今歲恩倖非泛之詔臣不知其何謂也應上書獻頌文理可採等得官並改為進納不得為官户此理之當然前日降指揮令本部且泄授磨勘

及赴任又令東南入粟納金者得為官户臣不知其何謂也短使有勞之人裁損其官分為三等大張黄榜見者鼓舞明日收其榜至今不聞施行臣不知其何謂也凡茲數事方其明詔初頒人咸悦服今則已行復改皆失本旨此蓋懐奸之臣撼揺成憲使陛下之法令不為天下取信復蹈前日之轍因縁得逞其私招權而自專也臣又聞臣僚每論列奸邪陛下未嘗不以其言為然其間章疏有至于再至于三四者陛下終未肯行又擊

搏不已僅能去之而已其所與職名所副州郡與自請不異有罰無罰誰復畏忌范雎曰擅國之謂王能利害擅生殺之謂王陛下何憚而不加誅斥耶臣又見自五月甲申至今幾時天變昭著連陰不解宜熱反凉夏行秋令暴雨傾注大傷麵麥考之典籍無非咎徵五行志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萬事故厥罰常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上慢下暴則陰氣勝故厥罰常雨聽之不聰是謂不謀上偏聽而下情

壅隔故厥罰常寒今命令數更國事未定訣說之言密進奸邪之吏未除閹官漸熾臺諫屢逐聚勇敢而反為盜賊招軍旅而强封平民奔將不斬逃卒不罪功效未立而先加之以爵罪惡已著而不威之以刑廟堂不同心德學校交興譏議是謂陽微而隂勝宜其災咎之未消也臣伏願陛下清心澄慮以静而觀如權衡之設輕重自辨如水鑑之照妍醜自彰因事以覩其所向見幾而作不使其罪至于大不可解因言以察其所存辨之

于早無使其滋蔓至于難圖言可行則行無惑于衆多之口罪可逐則逐無牽于異同之論罰若雷霆使聞者不及掩耳賞若日星使見者莫不革心若是則姦邪何為而不畏賢能何為而不進法令何為而不具政令何為而不修上足以弭天變下足以消兵禍矣臣狂瞽之言不識忌諱惟知死節竭誠以報陛下採擢覆幬之德雖罹斧鉞所不悔焉取進止

十五日右司諫徐秉哲奏臣竊見近降聖旨龍圖閣學

士胡直孺移知拱州龍圖閣直學士燕瑛知何陽右諫議大夫楊時除給事中識者闕然且曰陛下即位以來懲革蔡京專政之獘至今數月未得少休今日大臣用人復循覆轍大可駭也蔡京竊弄威柄二十餘年衆人所惡我必信任之衆人所擠我必擢用之專權跋扈不問是非自作好惡以上皇之聰明為之俯從此陛下所備知也今直孺瑛時三人因臣寮論列而進用之事不異此且以直孺竭兩浙與六路府庫之財賦以奉朱勔

由浙漕為發運自發運知平江賜金帶由平江再為發運使自發運除侍郎燕瑛括二廣與南海之寶貨香藥以賂王黼及羣閹自廣漕除侍制宮觀自宮觀為侍郎二人緣是浸浸以至八座其罪克禍惡臣僚前後疏之詳矣彈擊已至六七陛下不能奪大臣之所主僅能使之補外然尚得龍圖峻秩一知數州一為宮祠愚數與自請無異論者不已二人勉强出京遲回近甸直孺留其子 闕 瑛留其子似之日造大臣之門每進見附耳立

談移時坐客無不羞駭既而直孺果移拱琰果得河陽然此特爲之兆耳朝夕當復爲中都官也楊時年逾七十老無戒得之識日造蔡氏之門追逐其騃子弟遊從于道觀僧舍以幸薦拔見者無不羞之因緣蔡氏除館職進侍講遂爲諫議大夫可謂峻矣今年春臺諫官集于撿院共論蔡氏之惡時揺手以止同議者曰且無及居安居安攸字也身爲諫官不恤公議容奸黨惡畧無忌憚近在太學議論輕脫諸生紛拏幾致生事無德服人

遂罷祭酒言章攻擊自知可羞有辱朝列三乞外任一乞致仕大臣不憤言者攻其同門之人主之益力不容其去因而遷爲給事中不獨遷之又并其曾論時者遷之他職以杜其口時自以諫議非所宜居連章乞外今再遷其職而留之是朝廷畧不以廉耻責士大夫其不思甚矣臣竊謂直孺瑛之貪汚無耻時以劣繆之人反得遷擢此正蔡京平日之所優爲今日大臣尚可爲之乎昔京用人臺諫敢有異論必加惡名以逐之今日大

臣未敢誣臺諫而斥逐者正以事陛下之日未久尚畏陛下之剛明而然若玩習無忌測陛下之有容其不附已者當漸驅逐之矣上皇南幸正緣蔡京所誤能不撥亂反正豈可使大臣復如京之專權乎臣又聞近者大臣進用百官每對陛下託以一才難得為辭盡將平日贓汚累迹之人姓名進擬取笑天下人才不患難得唯患用之不得其術耳昔周世宗累為劉旻所敗遂大燕將士斬敗將樊愛能等七十餘人且一日斬將七十餘

人豈復有将可用世宗自斬㬟能之後軍威大震果敢旻于高平取淮南定三關乃知巽懦者去則勇敢者來迂謬者逐則才能者進理之所必然也陛下若以人才為難得專務姑息則人才愈委靡而不振孰為陛下任事乎惟其才則留之不才則逐之可用則任之不可用則已之如是真賢實能當自出矣猶之淘金汰沙沙盡則金出若謂金沙混雜倦于淘汰則金與沙俱為棄物此不可不察也如直孺瑛時等正如金中之沙何惜不

汰之哉陛下無人言特伸威斷會臣僚前後言章施行褫奪職名授置閒散以慰士論以清流品以警權臣以尊主威實社稷無疆之休取進止讀畢上曰臺諫官為朕耳目皆由親擢卿此劄足見不阿附大臣特除卿諫議大夫　勅解潛諸將士等朕以金人犯順傲擾邊陲攻圍太原累時未解肆命卿等率師救援頗聞將士遇敵血戰冐犯鋒鏑奮不須身非忠義所激安能如此朕聞之慼欲不忘于中然敵勢方張未即殄滅一方之民

久困荼毒重惟國家撫養將士固已有年今日國家有
急非卿等盡命竭力所向無前安能使朕得寬憂顧但
戰者危事今令卿等挺身冒難以致創殘每一思之痛
若在已今降賜金一千兩金束帶五條戰袍三十領卿
可用激賞傷中用命將士將來第功自節度使以下皆
為賞典若有奇功便加開府儀同三司朕自閫進師寢
食皆廢卿等其體朕懷早進勳烈身取富貴澤流子孫
日竚捷音更豈勉効

十六日門下侍郎耿南仲言伏見陛下即位之始謂宫女猥多乃放六千餘人于外而執樂之人咸與或請姑留之宣諭曰樂非朕所好也又有御侍三十餘人葢皆妙麗閒選為房院者陛下以曾是道君宫中舊人即與長假未賞見面既又以閒置宫中徒費廪食于是一朝出之靡有孑遺今宫人數百惟各有職掌不可去者存焉政和殿積年所藏珍寶器皿奇異玩好一花一石悉移置龍德宫以奉道君而邃閣長廊左右舊章蕩然一

空前此自景龍門至金水門如壽岳壽庵曲江之類一
帶佳花美竹不可勝計一日降旨伐竹為軍器其花木
皆折而為薪臣竊以書稱成湯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以今視古若合符契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以臣所陳宣
付史館奉聖旨依　御史中丞陳過庭言近日除祠部
郎中陸守刑部郎官劉仿分任廣東西路提點刑獄朝
散郎方畧任廣西運判守乃余闕妻兄仿乃劉僩族兄
畧與京攸同鄉又蔡氏之族壻平日出入京攸之門交

逋押昵結為死黨一旦持節廣南而京攸在韶潯二州似欲與蔡氏為地者戍命播傳士類驚愕伏覩近降旨揮京攸永不放還臣僚敢有引薦當正刑章今此差除雖無薦之實而有庇護之嫌如是而欲人無疑可乎乞賜放罷奉聖旨並依奏　左司諫呂好問試左諫議大夫右司諫徐秉哲試右諫議大夫李擢除左司諫李會除右司諫

十八日御崇政殿疏決在京係囚　聖旨應支賜賻贈

並減半俟邊事寧息日依舊

十九日知達州史祖道放罷以臣僚言係蔡京童貫門下賄賂親昵之人貪婪兇暴侵虐百姓故也應安道特追徽猷閣直學士更追兩官以御史臺言其身為侍從贓私狼籍生前不曾追奪官職故也

二十日御寶批朕託于兆庶之上所頼以共守祖宗疆土者惟郡邑之臣比聞河東尚有弗思體國惟務便私沿檄去官先移家屬有一于此民何望焉朕念今歲之

春我實無備故于逃職之吏追其誅戮今邊計鼎新可以責其固守矣法不可施恩不可再五申三令誅將必行洛爾有官各體予意　殿中侍御史胡舜陟言臣自蔡懋知大名府嘗兩論奏以為其人凶悍敢為不義乞賜罷斥不蒙施行今果失軍民之情監司具其過惡始罷府事以趙野代之夫去一蔡懋用一趙野其人才不甚相遠臣又以為朝廷之失也野之才但能工于附奸邪而規進取蔡京王黼李邦彦用事皆能諂麗得其歡

心若其他可用之實了無才長方金人侵侮陛下焦勞之時大臣義當體國見危授命野輒乞致仕欲棄君而去為自全之計戴天履地何忍如是李邦彥堅守和議割棄三鎮野亦與謀實欲賣國以結金人按其罪狀流竄有餘況可使守陪都乎所有大名尹指揮乞賜追寢仍乞明正典刑奪職罷郡竄之遠方以為奸佞之戒

左正言程瑀奏臣聞君猶心也宰執猶之股肱臺諫猶之耳目耳司聽目司視視聽不廢運用股肱無為于中

而治者此心之所以為真君也人君亦何為哉相與論治道者臺諫也相與行治道者宰執也天下之理不過是與非天下之事不過利與害臺諫曰是宰執曰非人君察焉果非也過在臺諫不在宰執若以是為非則宰執何所逃罪哉宰執曰利臺諫曰害人君察焉果害也過在宰執不在臺諫若以利為害則臺諫何所逃罪哉萬幾至繁吾之所以用者特在於審是與非辨利與害此以一應萬之要也苟不能致乎此使是非利害灼然

胷次則真偽不分朱紫混淆勞神疲神於末流天下之
治不可冀矣葢人非堯舜不能舉事皆善罔計其善而
說人讚巳是謂來謟諛而成暗昧昔諸葛當主幼國新
之際獨總朝政顧何所賴於羣下一旦發敎乃諄諄力
求轉相違覆以補廢敗太宗貞觀之治庶幾成康一時
輔拂亦少貶矣嘗謂執政曰朕嘗恐因喜怒妄行賞罰
故顧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巳之所欲惡
人為之使宰執能以此待臺諫人君能以此待宰執天

下之治不難圖矣故朝廷之上事無過舉則臺諫何所復言及其有言必與朝廷違異其違異也乃所以相成也惟朝廷不以異已為嫌而事求其當則天下幸甚本朝之盛無逾仁宗稽考治迹葢周成王漢文帝不足進焉宰臣則前有王曾李廸後有韓琦富弼執政則有歐陽修范仲淹之徒由今視之其人何如哉然當時諸臣深達治體朝廷之上既已務和而不務同至於臺諫有所論列不以人微而易之不以意異而詘之惟是之從而

議不出已亦不難于改過從善當時議宰執以為奉行
臺諫文書是不知此乃諸臣深達治道用心過人者洎
王安石用事以來專以摧折臺諫為事然當時人才承
累朝養育而砥礪名節之風不衰議論風生以斥逐為
榮未有安石下也至蔡京用事師法安石而狠賊過之
議已者置之死地臺臣引用私黨藉為鷹犬搏擊正士
創置官司冗濫蠶食而諫省列位浸缺弗補惡政弊事
流毒四方陛下既親見之臨御以來搜求疏遠讜直之

士布在臺諫虛已聽納下詔敦諭是誠有意祖宗之治矣然以臣觀陛下葢喜受人之言未可謂之善用言葢喜納人之諫而未可謂之能從諫用言從諫云者必深思而熟計之當理則行不俟旋踵若受而不能用與不受同實無益也三代以降能用言從諫者無如漢高祖唐太宗葢高祖智略初無逾人奮布衣取天下未嘗畫一謀出一計唯其善用羣策非獨張良陳平為之腹心外如酈食其婁敬之徒一言合理信用不疑此所以成

帝業太宗脅父殺兄以就大事其天資何如哉唯其樂聞已過有諫必聽始也孫伏伽之徒賞之而使言久之得魏鄭公之意于微辭顏色之表不待力爭而强辯此所以躬平禍亂而坐致太平人主誠欲聽言納諫以二君為法可矣陛下天性元良憂勤庶事聽言納諫宜無難者顧尚有媿于二君臣知其所由矣陛下以沈晦為事而有累于明以柔遜為事而有累于斷明與斷兩未見焉而大臣承蔡京餘風不能以韓琦富弼諸人之心

為心故臺諫章疏或阻格不行或稽留而不下未閲數月已有擠陷之事如余應求陳公輔者蹤跡外孤志操凛然金兵在郊京師震恐之時執章乞對忼慨論事仰陛下延問開納兵退之後擢為臺諫士大夫古慶言路得人而應求等亦感激奮勵知無不言正道少伸邪人仄目一旦論事稍涉嫌疑陛下未能洞察執政因而擠之是何異蔡京所為哉覆轍在前而蹈之亦可哀已夫任耳目以廣視聽將以運用股肱今也壅閉耳目有傷

害之者矣陛下將誰與為治乎臣聞真宗時嘗詔諭諫官御史各令舉職仍令中書置籍記其言事行與不行歲終具奏葢非特稽所言當否用以知其人亦以防壅蔽之患伏望陛下特賜舉行仍内中創置臺諫章疏文籍隨所上録之聽政之暇雍容觀覽不唯有裨治道因考其事有合行而稽留未進呈者特與督責執政庶幾耳目股肱之任不至偏廢而治道可望至于明斷之説臣備員諫省賜對之初已懇懇為陛下言之伏望曲留

聖意取進止

二十二日宣撫司期是日啟行以事未集乞量展日御批曰遷延不行豈非拒命乎李綱惶恐入劄子辯所以未可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為專權今以臣為拒命方遣大帥解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為之無乃不可乎願并罷樞密院之任擇信臣委之得乞骸骨以尚書右丞知樞密院事宣撫使告勑繳納上前弗許

二十三日詔朕惟金人攻圍太原五十餘日其勢危蹙

惟兵與食最為急務而朝廷于此二者措置殊未有方每有警奏不過督責諸將俾令進師既不益兵又無見糧安能使之必戰既戰安能使之必克近者屢敗其弊盖出于此朕每一念痛心疾首寢不能安食不知味今聞金人築壘臨城控扼要害援師不可進糧道不可通勢益危逼卿等宜究心悉力廣加詢謀益兵置糧不吝爵賞以勸用命明其政刑以威不恪須管太原日近解圍若稍有悞事不惟卿等辜朕倚注之意朕于負荷之

重亦豈敢委法以茍私于卿等哉翼日宰臣徐處仁以下待罪

二十五日賜御筵餞李綱于瓊林苑

二十六日宣撫李綱犒軍訖斬樂州都護統制熙河路軍馬焦安節于瓊林苑初安節隸姚古帳下在威勝軍妄傳敵兵至鼓煽軍中古退師至隆德又勸遁去于是兩郡皆驚擾潰散而初無敵兵至是從古還闕綱召斬之　開封尹聶山賜名昌初山因賜對從容論申繻對

問名曰不以國不以山川以總大物而命之曰山可乎
卿其具古者忠臣之名來朕將擇以命汝明日録聞以
周昌强直可慕遂賜名昌　殿中侍御史胡舜陟言昨
降指揮內侍領外局職事並依祖宗法度後又有旨內
侍領外局除熈豐窠闕依舊外餘並罷臣竊以所降聖
旨人稟以為令不可前後自相抵捂既依祖宗則熈豐窠
闕當罷若依熈豐則有碍前降指揮出令不一人心所
疑况祖宗不令內侍領外局為萬世法今使與外廷聯

事則必因緣交結招賕市恩宫禁密旨往往傳漏而城狐社鼠之勢陵轢士夫矣今都水將作監皆有承受官皆非祖宗之制乞賜罷廢奉聖旨依奏

二十七日臣僚上言伏見四月詔書以楊戩李彦之公田王黼朱勔之應奉童貫譚稹之軍功孟昌齡之河防皆蠹國害民罪之大者蓋七人皆一體同罪之人今李彦等皆已誅籍没家産而昌齡父子猶稽二廣之行楊戩之家尚擁萬金之産罪同罰異朝論未厭伏乞早正

楊戩籍没之典速加昌齡殛竄之刑奉聖音孟昌齡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江州安置孟揚責授海州團練副使池州安置孟揆責授黄州團練副使撫州安置孟持落職放罷楊戩家財令開封府拘收　御史中丞陳過庭奏周世宗戰于高平斬敗將何徽樊愛能等七十餘人軍聲大振如世宗者政事憲度雖未盡善至于用師英決誠可為後世法臣謹按河東制置使姚古雖本將家其實畏懦素無戰功所以登壇持節者唯以名馬寶

貨賂于童貫之門濫被恩賞以至于是然荷國厚恩不思報稱自太原被圍古提重兵于威勝隆德逗留數月未嘗寸進及种師中以忠勇自奮而古違期弗應遂致師中失利此古可斬之罪一也金人方圍太原未有一騎一卒敢窺南北關自師中失利古輙退師威勝士庶叩馬懇訴願共守禦古乃夜半遁去致使威勝之民扶老攜幼號于道路哭泣之聲振于山谷此古可斬之罪二也古既退師其部將又妄言于衆曰國家已割太原

與金人我輩可以南歸于是役夫般運糧食器甲及民
蠶在箔者悉委棄而去此古可斬之罪三也興師之初
有効用十五人直入隆德縛偽守倅以獻不血及而得
一郡古乃掩其功狀不以實奏致此十五人者止于賜
帛士氣不揚拖戈不戰此古可斬之罪四也當偽守之
在隆德存恤其民人保護其婦女敵鋒敢犯立斬以狥
又閉敵兵于他所不許妄出請于尼瑪哈遣還其兵自
言先世乃汝頻間人深有効順之志一旦縛至軍中古

若如韓信之師左車李愬之説李祐太原之圍自此可解乃貪冒功賞獻囚于朝用心不忠安能成事此古可斬之罪五也人有上賞道中見大刀巨斧凡數十輩擁騎而載婦人者云是將軍寵妾軍中婦人不可勝數人無闘志士氣不振此古可斬之罪六也古欲退師無以發端忽有統制官焦安節厲聲而前曰敵騎廹近何為尚留于此古既不能斬安節以慰衆心輙從其言領衆宵遁實古之謀假于安節耳此古可斬之罪七也樊何

一失而世宗斬之古有大罪可斬者七其可恕乎近日
如統制官張師正王從道畏懼逃竄已試之軍法如此
特小者耳斬一姚古則主威立斬一姚古則軍聲振斬
一姚古則四裔知畏豈但能解太原一方之圍而快隆
德士庶之憤而已哉伏望特賜睿斷明正典刑姚古責
授節度副使廣州安置　御史中丞陳過庭言房州文
學傳亮博通古書深曉時事論議忼慨縱横昨充制置
司勾當官未幾以輕儇與陜西監當又貶湖南遠處掾

官當今師旅方興務收羣策唯才術有餘者最不可失昨有劄子五本大臣已繳進外如聞更有邊機六十餘事伏乞根尋取索稍加試用勿以輕償故廢其良策伏取進止

二十八日御史中丞陳過庭言殿中侍御史秦坦久患心疾難以赴闕供職乞别與差遣奉聖旨監察御史曹輔守殿中侍御史新提舉福建茶鹽姚舜明除監察御史　中書舍人安扶奏奉聖旨蔡懋落職宫祠者臣竊

覬所坐臣僚章疏若止言懋身為舊輔任當元帥方邊
事未寧陛下宵旰之時而乃日事燕飲至軍民怨望形
欲殺之言已合重行竄斥又況所論詆誣宣仁聖烈皇
后道君太上皇帝二罪之重孰大于此按懋所著父確
事迹一出私意妄加增飾自古奸臣愚弄矯誣未有敢
如此之甚者蓋其天性凶暴輕蔑朝廷居之不疑中外
莫不憤歎陛下臨御以來雖一夫之冤有不得伸者必
為昭雪而宣仁為臣下所誣負謗抑有年矣寧不為之

動心予今懲止于落職宫祠豈足以正詆誣欺罔二聖之罪哉伏乞亟行投竄奉聖旨蔡懋降充中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亳州居住

二十八日聖旨七月一日詣龍德宫皇太子特令導駕

二十九日罷諸州知通帶管勾押神霄玉清萬壽宫入銜　左正言程瑀奏臣聞人主之泄天下有要道得其要然後無為之治可以坐致否則叢脞而股肱惰萬事隳雖復勞心焦思夜以繼日無益也要道如何吾不任

事而付人以事吾不吝權而分人以權是也竊觀陛下即位以來虛中退託委任大臣未嘗吝權而任事其日亦涖朝休暇視事者凡相與疇咨延納而已治天下似得其要顧功效不見于前而深憂遠慮之士懼禍至之無日者何哉其過在于任人以事而不責其成功分人以權而不觀其趨向未得馭臣下之方而已夫我任人以事分人以權彼將有或廢或舉或公或私有舉而無廢有公而無私則可苟或反是烏得置而不問哉小則

賞罰大則黜陟操是以馭焉此其所以治功之要也陛下自睎今日之治與前日何如哉持苟且之術行姑息之政以節用則浮侈尚多以愛民則凋弊不息官冗而未知澄兵驕而不知制名曰斥逐奸邪而不忘庇護名曰愛惜名器而不慎差除凡若此者遽數之不能盡其最急者官官反側將為變于内而不知分其權殺其勢民庶困耕將為寇于外而不知寛其力結其心未知諸臣同朝奏事留身造膝之言亦賞及此乎其可深駭者

視公家之事不同越人視秦人之肥瘠者幾希臣不暇
廣指他事姑以李彌大為宣撫及遣人使金國二事
明之夫彌大宣撫不知出于何人除命始傳衆固以為
不堪其任政府中亦有竊笑之者彌大治行政府自當
日與之謀議都堂授以成筭而往彌大指都堂不見也
乃僕僕日候諸臣之門乞辭而去未聞付以統戎大事
乃如此耳行次大名雖有旨改命而處置勝捷軍失所
已致生事至于一行官吏兵馬虛費錢糧不知幾何今

欲獨歸罪彌大可乎王雲使燕山得金人請和語言入塞七日疾馳至京為金人約遣使人以七月上旬至也陛下命宰執求可使者義當朝受命而夕擇人俾有司為治裝督趣上道兼程而往庶無後時之悔迨今半月矣乃始聞得一鄧紹密不知復幾日乃能北去夫和議成否利害不可具論獨不念燕山之質太原之圍日與死鄰朝廷乃恬不加意動輙稽滯乎陛下觀此則宰執任天下之事分陛下之權果能背私而向公使庶事

具舉相與以濟艱難乎臣稽之衆論僉以為徐處仁庸
俗吳敏耿南仲昏懦加以唐恪之傾險此政事所以日
曠敗而不振明主當自知之伏望陛下深惟社稷安危
天下治亂之機盡賜斥罷別選英賢共圖大計庶幾尚
可救藥昔賈誼有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
及然因謂之安由今視之火已然矣僅未及肌膚也大
臣不早為之所相與持因循苟且之術陛下不加英斷
咎將誰執乎臣位諫官之後凡三奏事殿中仰蒙陛下

虛懷延問和顏色而受辭感激孤忠誓有以報眷遇今者一朝而請逐大臣亦幾于狂矣雖然為臣計則狂為陛下計則忠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陛下曠然厲興衰撥亂之志而明黜陟以濟艱危天下幸甚取進止

靖康要録卷六